



美菱湖·湘中诗群作品展

每一颗露珠都动过凡心
■张雪珊

所有的喧嚣静默，奔波静止
尘埃已经落定，只有心智悬而未决

每一汪夜色的大海，我都会
溺水，深陷，休克
万物有灵。因了一棵草
救下奄奄一息的性命
遍地都是染指忧伤的患者
浸透有口难言的沉疴

身骑白马，在草尖的刀锋上
勒住命运的缰绳
一步一回头
我像一个文质彬彬的斗士
摇摇欲坠。看春天越飞越远
虚拟的重逢遥不可及

空荡荡的天空，是一面无边无际的玻璃
月亮在缥缈的远处沉浮
数不清的星星在低声啜泣
黎明咬破嘴唇
总会在绝望的时候降临

每一颗露珠啊，都动过朝生暮死的凡心
太阳的神谕，无时不在，无地不在
在动魄的惊鸿，和一刹的昙花一现中
一次又一次，拥紧轮回

想做一株安静的野山茶
■周伟文

想有一个村庄盛放
凌乱的乡愁

想有一条小河收留
流浪的月亮

想有潺潺流水
唱起童年的歌谣

想有花朵绽放
妩媚波澜不惊的日子

想做小河村一株
安静的野山茶
心存芬芳，与世无争
在山谷，悬崖
独享纯粹的时光

汨罗江
■曾楚涛

悲伤和愤懑已经够重的了
足以用来爱自己的国
不，还要联袂一块
石头的脾气与决绝

大夫死，汨罗江自此
脱胎换骨活
用大夫悲伤的眼睛明亮地活
用大夫愤懑的心通透地活

活成八百里洞庭
活成绵延千秋的长江
逡巡在辽阔无际的国土

寻找新的大夫
等新的抱石投江人

祖父的镇尺

文 / 王彭波（江苏）

这东西叫做镇尺。彼时祖父已经离开我整整十六年了。我忽然想到了什么，对母亲说：“他在我小时候给我这个压纸的东西，是希望我好好地写字，莫非他那时已经预见了我日后要以笔墨为生吗？”我沉默良久，最终都没有答案。心里却早已经泪珠翻滚。

彼时的我，靠着自己的笔，成为中国残联全国残疾人文学创作研修班的学员，值得骄傲一点点的是，我是江苏省唯一入选的残疾人作家，可惜他看不到了。

在一次不小心的滑倒后，祖父瘫痪了，双腿无法动弹，双手只能小幅度地活动一些，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都是在床上或是老式的沙发上度过的。

那些年里他常对我说：“你身体不行，你更要努力读书，努力考上个好学校。”略带遗憾的话语中，却总会带着对我的期盼。我出生时因为早产窒息缺氧的缘故，患上了脑瘫，左脚跛足，眼睛斜视，说话节奏也慢了些。就算如此不幸，可我却依然是他眼中的“宝贝”。

那时候我才几个月大，父母因为工作繁忙，所以常常由祖父母带着我，他们在农村老家，那是九十年代初期，祖父母手里都有不少的活需要干。有一次我生病了，几个姑姑和叔叔还有祖父母都在场，大家都等着祖父作决定，是先干活还是先给我看病。记不得是谁说了一句：“还是先干活要紧一点。”

我猜想祖父应该用有些怒的口气说道：“是干活重要还是我孙子的病重要，今天的活不干了，看病，不看好，谁也别干活！”姑姑说，祖父当时说完，抱起我就往医院走。我虽然未亲眼见过那个背影，但是我知道，一定是很慢但坚定的脚步，因为当时他已经偏瘫。一只手一条腿不听使唤了。

祖父没有能等到我以笔墨为生的那一天，更没能跟我一起分享文字带来的荣誉，但是每次写作时，这把镇尺它都会静静地沉睡在我的书桌上，就好像祖父依旧在我身旁一样，他叮嘱我，要好好地写……

荷
摄影 | 莫清风

穿过这条河流（外一首）
■伍雪梅

花掉半生时光，仍走在
逼仄的阡陌，很焦虑
心中辽阔的草原，无处安放
我想要打草、牧马
想要花香满径，想拥有羚羊
还有小鹿

既然泥沙俱下，飞舞着刀叉戈戟
也于事无补
只有拾起时光的针线
将所有的漏洞，细心地缝缝补补

今天

日头，照在脚上
渐渐，照在身上
当照到头上时，两鬓已有白霜
推开轩窗，春风拂去寒意
也拂过心中的焦虑
望着远山的青葱，及江岸灼灼的桃花
我对自己说，曾经我也有过

思想者国际副刊投稿邮箱

小说 / 故事
邮箱：sxzxs2023@sina.com

散文 / 随笔
邮箱：sxzsw2021@sina.com

诗词 / 歌赋
邮箱：sxzs2022@sina.com

评论 / 杂文
邮箱：hzfkb2020@sina.cn

书画 / 摄影
邮箱：hzfkb2020@sina.cn

年年有鱼

文 / 李小庆（山东）

“矮短身材”啐了口唾沫：“我呸，装什么正人君子，私底下不知道干了多少缺德事！”

“黑红面膛”和“矮短身材”登门造访，王为民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，他叹息一声，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。

几天后，王为民拎上一条鱼，敲响了一位领导的门。

“老同学，好久没见，今个儿咱哥俩不醉不休。”

酒酣耳热之际，王为民语重心长：“老同学，这事可拜托你了，事成之后，必有重赏，年年有鱼嘛，哈哈。”

“凭咱俩的交情，这点事不算事，哈哈。”

说完，两人相视一笑，沧桑的脸顿时化作两朵盛开的花。

这事传到了“黑红面膛”和“矮短身材”的耳朵里，他俩破口大骂。

“官官相护，狼狈为奸。”

“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”

一个月后，王为民和“黑红面膛”和“矮短身材”再度碰面，不过不是在王为民门口，而是在渔民培训班教室。

“各位老乡，开班之前



王为民调任渔政局局长。这天，王为民在家俯首低吟，突然，一阵清脆的门铃声打断了他的沉思。

门一开，映入一张黑红面膛。

“你好，王局长，一点小意思，年年有鱼嘛，嘿嘿。”

王为民看了看地上那一筐新鲜的鲢鱼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凝重，他眉头紧拧，大手一挥：“不要这样，请把东西带走！”说罢，门重重关上。

“黑红面膛”吃了闭门羹，心里怒骂：“装什么装，你平日里不知吃了多少油水，八成是没看上这筐鱼吧，妈的。”

又过几日，又一阵门铃声将王为民从深思中惊醒。

一副矮短身材映入眼帘。

“王局长，一条小鱼，不成敬意，图个吉利，年年有鱼嘛，呵呵。”说完，“矮短身材”刻意指了指那条开膛破肚的鱼。

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，那条鱼肚里装的是是什么，王为民心知肚明，他眼珠子一瞪，气咻咻地说：“我是共产党员，请别侮辱我。”